

## 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四十七回 嗟余聽鼓應官去

這的確是個難題，「喜愛」兩字已難定義，更何況法蘭德司兼任裁判，只要他不同意，他就贏了。衣紅說：「什麼時候開始？」

法蘭德司驚異地問：「妳還有贏的機會嗎？」

「我的目的不是為了贏你。」

「那奇怪了，賭博不為輸贏，還有什麼目的？」

「我是應你的要求，作一場公平的賭賽。」

「妳明知這場比賽不公平！」

「公平不公平，在於規則的執行。雖然我不贊成，但是規則就是規則。」

「妳知道我的規則吧？」

「我知道，要贏你是不可能的。」

「那不是開玩笑嗎？」

「不！我的目的是要你心服口服。」

法蘭德司更不懂了，說：「那不是更難嗎？」

衣紅點頭道：「沒錯，你不是普通人，你不服我，那是正常的。」

這下法蘭德司懂了，這些毛頭小子想要降伏他！哼！輸給電腦那是不得已，要「贏」得心服口服，天下沒有這種事！

法蘭德司主意打定，便說：「現在是十六點三十五分。開始！」這次電腦不再刁難，「開始」一詞脫口而出。

衣紅非常清楚，解決問題的前提是要知道問題的根源。一般人看到雜草便除草，看到害蟲便殺蟲，往往連問題是什麼都不知道，就依一己的成見大動干戈。往往把事情弄得錯綜複雜，難以為繼。

今天的問題在哪裡呢？是法蘭德司難捨既得的利益，要他放棄就是問題。然而這個問題只是表面現象，他為什麼想保有這些既得利益？以當今的時代特質來看，他所有的寶藏，都可以在虛擬實境中自我滿足，甚至猶有過之。

因此，問題不在這些寶物本身的價值與欣賞，而是所有權的佔有。這是個心理問題，所有權代表了他過去光榮的記憶。他戀戀不捨的，一定是過去各種光輝的虛榮。

這些虛榮也不難由幻境中獲得滿足，但是他是個賭徒，賭徒的特性不在於勝利成果的享受，而在於得失時那一剎的感受。

賭徒的故事太多了，據說在巴西里亞——巴西的首都，有一個銀行大亨的獨子，他嗜賭如命，曾在一個晚上輸了十萬張股票。老子一氣之下，把他趕出家門，他居然在自家門口絕食了半個月。老子以為兒子洗心革面了，便原諒他，只是再也不讓他接觸股票。

不料賭徒就是賭徒，骨頭上已經烙了火印。這次他把家中土地權狀偷出去，又輸了。老子氣得不得了，專機把他送到一千公里以外的地方，再也不願見到他。沒想到他沿途乞討，又回家了。房子已經贖回來，兒子又在家門口絕食了一個月。

這次兒子發了狠誓，並住院治療多時，最後由心理醫師具結，認定他的「嗜賭情結」已經化除，並且建議讓他結婚，做個正常人。一個石油界鉅子的千金入了家門，賭徒這才發覺人生樂趣無窮。如此這般，一家人過了一年多幸福美滿的日子。

有一天，夫妻突然大打出手，真相才被揭穿。原來那位千金也是個賭徒，兩個人一起賭，賭得天昏地暗。到後來能掏的都掏空了，偷得到的也都偷光了，兩人已經沒有籌碼，最後只好相互以對方的肉體作賭注。

丈夫輸了，妻子陪客；妻子輸了，丈夫上陣。不幸丈夫的行情低，反而使得妻子的信用破產，千金當然不滿。

這件事鬧開以後，變成社會新聞，兩家不勝其擾，便懸賞百萬美金，給任何能徹底解決這個問題的人。

當然其間的過程一定精采非凡，但是傳言太多，不知道該相信哪個版本。總之，最後的結局卻非常無聊，由於這是件真實故事，要是在巴西里亞向人問起，總會有人反問：「嘎！你問這件事呀？可是，你問的是誰呢？」

「我問的是那兩個賭徒呀！」

「兩個賭徒？世人誰又不是呢？」

原來，領得賞金的是一位非洲巫師，他採用兩百萬年前最有效的方法，將兩人剁成肉泥，曬成肉灰，灑在巴西里亞的大地上。

果然，這家人的問題解決了，但是巴西人卻對那位巫師恨之入骨。因為巴西里亞這地方專出政客，而政客都被這種「賭毒」污染了，開始拿國家資源、人民福祉作賭注。

賭徒能戴上桂冠，必非泛泛。蓋輸贏只是賭餌，上鉤的魚不論大小，仍舊是餌。所以，人只要好賭，那便是八期肺結核、九期癌症、十期愛滋，不可救藥了。

衣紅還是小姑娘的時候，同學間盛行看A片。有個同學用電子書在網上下載了一本《色狼心理》，大家傳閱得津津有味。

由於每個人立場不同，字裡行間所見也大異其趣。衣紅看了以後，對「色狼」一直抱著厭惡的心理。書中有一句話說：「男性是狩獵者，都有暴力傾向，他們追逐獵物，到手便吃得精光。女性是被獵者，生具懷疑的本能，採取若即若離、莫得莫失的手段。而暴力與懷疑是賭性的一體兩面，所以人性本就帶有賭性。千萬注意，賭注與賠率成反比！成功的女性不可為男性捕獲，因為在男人的賭性中，是得到的不香，香的得不到；可得的無趣，難得的寶貴；沒有希望才是希望！」

現在面對一個賭徒，不由得讓她想起這段話來。如果這個說法正確，那一定要讓法蘭德司沒有希望，才是令他心服口服唯一的希望。

於是，她用指語對杏娃說：「查一下法蘭德司過去的資料，看看有沒有讓他完全喪失希望的事情。」

杏娃問：「什麼叫完全喪失希望的事情？」

衣紅說：「就是想得而得不到的人、事、物！」

法蘭德司見衣紅若無事然，催促道：「過了五分鐘了。」

衣紅向他笑笑，說：「不急，慢慢來。」

杏娃說：「我查到幾件事，他曾想當官，沒有當成。他輸過錢，遺失過鑽戒，被黑道勒索，寫過幾本書，不暢銷，還有……」

衣紅問：「有沒有戀愛史？」

杏娃說：「他有十幾個情人，未婚，但有四個私生子女，沒有長時間的戀愛史。」

衣紅說：「那短的呢？」

杏娃問：「半天算不算？」

衣紅大喜說：「就是它！」

杏娃說：「她叫娜塔夏，俄國人，歷史經濟學家……」

衣紅說：「快告訴我細節！」

那是在二〇一二年，法蘭德司在股票市場上大有斬獲，在一個月內，將兩支多媒體公司的股票炒得上漲了四百倍，淨賺幾十億

美金。

其中一家公司又投資了一家未上市的動畫公司，這家公司擁有一種技術，能在一年之內，製作上千部高水準的立體身歷境劇情片。這種成績相當於二十世紀六〇年代，美國電影製片量的總和。

股票賺了錢，法蘭德司並不滿意，他看準了當時人人需要娛樂，知道那個動畫公司才是下金蛋的母雞。他並不想擁有該公司，他只想試試看自己能不能控制。他跟自己打了一個賭，如果那家公司接納他的建議，他就贏了，便進軍娛樂市場。如果被拒絕了，他就放自己一個月假，什麼生意都不許做。

至於建議什麼呢？法蘭德司要當場決定，這也要賭一賭。

當時該公司正在攝製一系列有關俄國羅曼諾夫王朝的故事，計劃在一個月內，拍攝一百集。法蘭德司靈機一動，他看到另一個商機，二〇一七年就是俄國革命一百週年，用這套影集做賣點，一定有數百億美金的市場。

他相信十億美金就可以成交，卻由一億元開始叫價。公司負責人亨利黃是個書獃子，聽了價錢並不激動，一直加到十五億了，他還是低頭說「不」。

法蘭德司勢在必得，他已經看中這塊娛樂市場的大餅，他甚至決定要把這家公司買下來。想想看，一個月就有上百億的生意，遠比炒股票賺得快。再加上週邊的紀念品、飾物、商標等等，進一步還可以走向傳播業、通訊業、網絡業，壟斷一切！

他開價到二十億，亨利黃的小眼睛亮了一下，搓著雙手，仍然說：「我說過，不是價錢的問題。」

「天下沒有什麼不是價錢的問題，二十五億！」法蘭德司感覺自己要去度假了，這筆旅費還真高！

「何必呢？二十五億不是小數目，你未必賺得回來！」

「你說，賣不賣？」

「我說過，真的不是價錢的問題。」

「三十億！」

亨利黃幾乎要昏過去了，但他還是咬緊牙關搖搖頭。法蘭德司喉嚨裡喊著五十億，雖然那只是個數字，卻是他全部財產的四分之一！他已賭紅了眼，一百億他也要賭！傾家蕩產在所不惜！

「不要說了，不要說了，我投降了！」亨利黃喊道。

「三十億？說定了！」法蘭德司爽然若失，還沒到一百億的邊緣，張力不夠。

「不是！我不賣！」

張力一下子又回升了，顯然價碼不夠力道！

法蘭德司站起來，說：「五十億！」

「天哪！」亨利黃絕望地叫著，他也站了起來，痛苦地說：「我沒有權利賣！」

「沒有權利？」法蘭德司不懂。

「我已經把它賣掉了！」

「賣掉了？多少錢？」

「一千萬！」難怪亨利黃那副表情，他後悔了！

「奇怪！你可以出高價再買回來呀！」

「不可以，這是信用問題。」

「一千美金該講信用，三十億就與信用不相干了。」

「還有感情的問題。」

「三十億可以買三十打感情！」

「謝謝你的好意，還有我私人的問題！」

「你怎麼這麼多問題？乾脆你把公司賣給我好了！」

「公司更不能賣，那是我的理想！」

法蘭德司承認失敗了，賭徒永遠不知道何時應該認輸，但絕對清楚自己不甘雌伏。他開始計劃度假的時間和地點，這個假期將是苦澀不堪。他只好換個賭注，這一個月的假期，究竟自己熬不熬得過去。

「告訴你吧！」亨利黃只好吐實了：「這套影集的價值我當然清楚，十億是很理想的價碼。如果我要做生意，當初不可能賣一千萬。」

「你是賣了一千萬呀！」

「這裡面有個故事，好萊塢拍過一部電影『真假公主』，你知道吧？」

「知道，是本小說改編的。」

「我遇到了這個故事的續集，娜塔夏說她就是羅曼諾夫王朝的後裔。這並不重要，可是她卻是我們能找到的專家中，最稱職的一位了。」

「我不懂你在說什麼？」

「抱歉，我有點神智不清了。」

「沒關係，你慢慢說，反正我就要去旅行了，時間多得很。」

「在我們的計劃中，是每個月推出一套各國歷史性的影集，這次輪到俄國。我們的製作方式，是先要找到學者專家，準備各種文獻資料，再請會說故事的人分別撰寫動人的內容，這些前置作業往往在一兩年前就要動工。」

「你們不是一個月就可以拍一百部嗎？」

「那只是動畫攝製部分，並不包括前期製作。總之，娜塔夏對俄國宮廷史，簡直是如數家珍。聽她談起沙皇尼可拉二世悲慘的遭遇，公司裡人人動容。就為了她，我們改變計劃，專門為她拍攝一部羅曼諾夫王朝的故事。」

「我懂了，你只收她一千萬？」

「也不是，她沒有錢，我們決定把影集先給她，賺了錢她再付我們一千萬！」

「真的？能不能把她介紹給我？」法蘭德司的假期很短，他認為這還不算輸，畢竟還不到圖窮匕現，他拍拍亨利黃的肩膀，說：「當然，我們還有很多生意可以做。」

法蘭德司一見到娜塔夏，他就決定開價兩千萬。面前這個纖弱瘦小的女人，如果擺到舞台上讓聚光燈一照，可能就化為蒸氣了。那種感覺是輕飄飄的、軟綿綿的、虛虛無無的，難怪亨利黃付出了慘重的同情代價。

問題不那麼簡單，當法蘭德司侃侃談及他野心勃勃的計劃時，她安安靜靜的聽著。等他一提到生意時，娜塔夏只一句話就擋回去了：「請不要跟我提錢！這是我的身家性命，我就是為了這部片子而生存的。」

「我能讓你生存得有尊嚴！」

「不可能，你再多的錢，也買不到先皇腳邊的一塊磚。」娜塔夏眼中泛著光輝，那不是人世間的金銀財寶、功名利祿所能掩蓋的。

「可是，妳總需要發行、經營吧！一套片子，不是妳一個人能夠處理的。」

「當然，先生您不必費心，先朝的亡臣後裔，不下數十萬之眾，各行各業都有。他們早就組織好了，我只負責製作，其他的都不必過問。」

法蘭德司發覺他只能度假去了，也好，賭輸了也不是壞事。他平日在金錢堆裡打滾，所見所聞早讓他乏味噁心。他從來沒有想到，一個人腦袋裡裝得下的金銀財寶，遠比他帳簿上進進出出的價值還要高。因為談起珠寶，娜塔夏比他在行太多了；談起經濟，娜塔夏可以從工業革命說起，所有的經濟理論與社會發展的關係，無不頭頭是道。再要談到音樂、藝術、文化，她流露出來的，是天上的仙曲，是人世的絕響。

她娓娓道來，一種無可比擬的氣質與風度，在空氣中散發出幽蘭的清香。她的聲音有如枝頭的黃鶯，她的態度便是春日的和風。她輕輕一笑，法蘭德司的心就跳到胸口，她靜靜的沉思，煥發出一道聖潔的光輝，貫通宇宙。

她還是瘦瘦小小的，但是法蘭德司覺得自己更渺小了。他忘了自己是誰，忘了此行的目的，唯一沒有忘懷的，是他那賭徒的本性。他要賭一下，她會愛上自己，其實，還沒有開賭，賭注已經投下了，那就是他全部的感情，這時已經收不回來了。

他想邀她去度假，費盡了口舌，她始終搖頭說不。只可惜她的「不」說得太含蓄、太優雅了，讓法蘭德司覺得希望無窮，更難割捨。他巧妙地將時間縮短了，一個星期是沒有指望了，三天呢？一天可不可以？

連半天都不可以，法蘭德司失望至極，歎了口氣，說：「人生短暫，妳從早到晚，工作之外還是工作，豈不是虛度人生了？」

娜塔夏笑了，說：「這要看是什麼工作，只要能照亮別人的生命，也值得了。」

法蘭德司問：「那妳自己的生命呢？」

娜塔夏說：「我的生命就像曇花一樣，不是很美嗎？」

法蘭德司福至心靈，問：「妳想不想看曇花？」

娜塔夏說：「曇花一現即逝，哪能想看就看得見？」

「我說看得到，保證沒問題。」法蘭德司信心滿滿。

娜塔夏笑得很甜：「我對虛擬的沒有興趣。」

「當然是真的，由發苞到收蕊，全程一個多小時。」

娜塔夏眼中露出欣羨的光芒：「隨時可以看到？」

法蘭德司得意地說：「我有個朋友專養曇花，現在就有。」

娜塔夏說：「真的？」

法蘭德司知道可以收線了：「妳有興趣的話，我可以陪妳去。」

那位朋友的曇花是用溫度和光照特別培養的，花大而肥，從開花到凋謝都能精確地控制。因為法蘭德司的關係，他們獨享一個小小的花園。柔和的燈光，幽雅的音樂，法蘭德司撒下了情網，也付出了心靈的純真。

那一兩個小時的細節杏娃不甚了了，總之，法蘭德司這段感情也是曇花一現。自後，他再也沒有找過娜塔夏，他沒有結婚，有數不清的情婦。同時，他不再介入動畫事業，反倒開始大量收集文物珠寶，尤其是與俄國沙皇有關的，最後成為知名的收藏家。

衣紅一直閉目聆聽，一聽完，她就擬好了戰略，對杏娃說：「你總懂得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吧？」

杏娃說：「懂，我只能算是第十二個懂的人。」

衣紅說：「時間是主觀的，你能將法蘭德司的時間延長吧？」

「可以，在運動中時間會變慢，我會加快他的思想速度。」

「對了，越快越好。」

「妳是說現在開始，一直拖到一個小時以後？」

「不，那是欺騙，我們要讓他心服口服，所以在他需要的時候才開始。」

杏娃不解：「需要的時候？」

衣紅解釋道：「妳要知道，釣客最大的樂趣，只在魚兒咬住釣餌的那一剎。」

杏娃還是不解：「為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那就是一種賭性，因為不知道魚兒會不會逃脫。」

「逃脫了也沒關係，買一條就是。」

「賭性就是賭那一剎，我要你把那一剎延長。」

「我懂了，讓他停留在那個時間的邊緣上。」

「對了，那一剎正是他所追求的。」

「追求什麼呢？有什麼那樣重要？」

「這與重要不重要不相干，賭徒就是為了一口氣拼命的。」

「那多傻！」

「妳不是要瞭解人性嗎？不要先作主觀評斷！」

杏娃改口說：「拼得好！拼得好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要放餌了，注意，將他的主觀時間完全凍結！我一握拳，就讓他過去，鬆手時，就讓他醒來。」

杏娃說：「準備好了！」

衣紅說：「通知文哥，到法蘭德司心服口服時，就過來做證。」

杏娃說：「好！」

衣紅睜開眼睛，做了一個深呼吸，說：「法蘭德司，我知道是什麼了。」

法蘭德司見衣紅一直沒有動靜，憑著賭徒的直覺，他知道對方不是弱手，就像釣魚的浮標，在水面一動都不動的當兒，經常是最緊要的關頭。

他仔細觀察獵物，人雖然端坐著，右手手指卻不停的抖動。那表示她全神貫注，正在策劃什麼。這個厲害的角色，居然能在這相關頭潛思默想，一點聲色都不露。所幸自己是此道高手，就這麼一點手指的動作，已洩漏了天機。

憑她怎麼可能猜到呢？不論答案是什麼，自己都握有否決權。不過，她會猜什麼呢？總要賭一下吧！萬一她猜羅曼諾夫王朝那些器物呢？不是別的，光以面積比來說，誰看不出它的重要性？好，就賭一下，看她猜不猜得到！就算猜到自己也不會承認！再如果連這點邊都摸不著，當然自己更理直氣壯了。

當衣紅一睜眼，法蘭德司心想，時機到了。

衣紅說：「我知道，絕對不是那幾張貝葉經卷。」

法蘭德司笑了：「沒關係，可以用這種窮舉法。不過，我好心警告妳，我這裡的文物有四萬種，兩百六十多萬件。」

「所以你要我在大海裡撈針。」

「是妳自己願意應戰的。」

「我也是個賭徒。」

「妳贏過什麼？」

「真正的賭徒，是每賭必輸的。」

「妳說的是絕大多數的賭客，不是真正的賭徒。」

「不輸還有什麼好賭的呢？」

「不贏又能賭什麼？」

「賭命呀！那才是真正的賭注！」

他不知道衣紅在搞什麼鬼，難道還要另開賭局，賭一賭生死？但是看她一副賭性堅強的模樣，他提醒道：「現在是十六點五十五分，還有四十分鐘。妳要是知道就快點說，時間不多了。」

衣紅要法蘭德司分散注意力的策略成功了，魚兒還沒有咬餌，他已經急著收線了。

衣紅說：「四十分鐘？曇花快謝了吧？」

法蘭德司心中一動，這是碰巧嗎？她怎麼知道曇花？

釣魚的人都知道，浮標一動就是時機。這時釣竿一定要放鬆，靜待魚兒上鉤，在水面下，魚兒也在觀察，猶豫難定。這一剎正是獵者與被獵者之間最微妙的互動時刻，獵者如收竿過早，被獵者將見影而逃！再若晚了一秒，魚兒飽餐之餘，除了優游不迫地嘲笑釣客一番外，說不定還要在釣竿上撒泡尿哩！

法蘭德司屏住呼吸，慢慢地說：「噯？妳也見過曇花？」

衣紅開始收線，說：「曇花甫現，比翼雙飛。」

法蘭德司呼吸急促了：「妳說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你快看……」她見法蘭德司眼睛一張，立刻收掌握拳。

法蘭德司整個人突然僵坐不動，好像停頓在某一個時空中。

過了一會，衣紅把拳頭放鬆。法蘭德司剛要眨眼，她立刻用力收線，說：「你說！我猜對了沒有？」

法蘭德司好像正在期待什麼，見到衣紅，百般不耐，忿忿地說：「等一下再說，我現在有要緊的事！」

釣客和魚易位了，本來法蘭德司主掌釣竿，現在反而換衣紅坐在岸邊。連池水都在她掌控中，大魚已經上鉤了。

衣紅忙一握拳，法蘭德司又被封凍在時間中。

如此這般，每次衣紅把線收緊一點，法蘭德司就更顯焦躁。這樣反覆了幾次，他終於發怒了：「死丫頭！妳識相一點！我正在……」

衣紅說：「我們在打賭呀！你是裁判，告訴我對了沒有？」

法蘭德司想起打賭的事，但另一個賭局事關緊要，他吼道：「等一下！」

衣紅說：「還要等多久？只剩十分鐘了！」

法蘭德司大喊：「住口！」

衣紅又曲拳，這次等到剩下二三分鐘了，她才鬆開手掌，說：「法蘭德司，快告訴我！我猜對了沒有？」

法蘭德司已經忍耐到極限了，大聲斥道：「妳急什麼？」

衣紅說：「急什麼？你忘了？」

法蘭德司怒道：「我現在有重要的事！不能耽擱！」

衣紅說：「你只要告訴我，我猜對了沒有！」

法蘭德司吼道：「不要打岔！等一會！」

衣紅說：「我已經等了一個鐘頭了，你不再回答，我就不放你走！」

法蘭德司浸淫意識控制多年，聞言驀地驚醒，問：「妳不讓我走？」

衣紅驚覺自己失言了，只好改口說：「時間快到了！回答我！」

法蘭德司低頭看錶，果然已經十七點三十三分多了，他不禁奇怪，怎麼一邊時間過得特別慢，一邊又過得如此快。在他的記憶中，衣紅的確已催促多次，但是自己的另一件事正在緊要關頭，當年已經錯過一次，再錯失良機，這輩子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義了。

法蘭德司心急如火，跟衣紅打賭算什麼呢？時間到了，她還沒猜到，如此而已，她是不可能猜到的。可是另外一件事正等著他，那是他永生未圓、夢寐以求的良機。現在正是成敗關頭，不能再耽誤了，他急著要回去。

「時間到了也沒轍！」如果她真死纏爛打也麻煩。可是她說不讓自己走呀！難道她控制了自己的意識？

衣紅說：「沒轍？我告訴你，現在你是度日如年，不相信你看錶吧！」說時，她又捏緊拳頭。

法蘭德司看看錶，再看看四周，這才發現一切都是靜止的。他腦筋飛快轉動，前半生歷歷在目，但時間好像沒有變化。他不能離開這裡，而瓊花怒放，遲早就要零落。娜塔夏說過，曇花謝時，她就要走了，唯一能留住她的，就是把時間停在永恆的這一剎。

現在，時間停下來了，這不正是自己所期望的嗎？不！因為他的思緒運作如飛，眼下的事物卻如同封凍的標本，說靜止卻又不是，一切慢得出奇。連自己伸出手去，想摸摸娜塔夏的纖纖玉手，都幾乎要耗上一輩子！

法蘭德司心急如焚，近在眼前的大好良機，卻像遠在天邊遙不可及。他記得還有場賭賽，可是他搜盡枯腸，人生還有更比眼前重要的事情嗎？就像一個海釣客，在驚濤駭浪中奮鬥了幾個小時，魚線被拽得緊緊的，他已精疲力竭，但是，能放手嗎？

他掙扎著，但是時間主宰了一切，他的心念超過了光速，但是空間只限於原子的軌道！難怪！原子分解的鉅大能量，正是法蘭德司當前的束縛！

衣紅放鬆拳頭說：「時間在我掌握之中，我可以還給你，只要你認輸！」

不認輸行嗎？法蘭德司剛說「不」，衣紅便收緊拳頭。

生命中的點點滴滴，一遍又一遍的迴轉，真是浮生若夢，有什麼好爭的？賭不過就賭一口氣，如今這口氣被無限延長，剖析分解得清清楚楚，還有什麼意思呢？

衣紅再放鬆拳頭，問：「還不服氣？」

法蘭德司長歎一聲，說：「我服了，放我回去吧，曇花大概已經謝了！」

衣紅問：「心服還是口服？」

法蘭德司說：「心服口服。」

衣紅說：「既然如此，你放心，曇花還沒有開哩！」

文祥立刻接口說：「恭喜堡主，這些都是當局的計謀，只要你心服口服，這些珍寶文物仍舊歸你保管，當局還任命你為東南西北四宮博物館館主！」

法蘭德司卻說：「等一下，我把事情辦完再說。」

「急什麼？那邊的時間早就停止了！」

「時間停止了？怎麼可能？」

「當然可能，只要你看得懂這卷貝葉經。」

「為什麼？」

「經上說『人生如夢幻泡影』，真要做，隨時可得。」

法蘭德司若有所思地說：「正是，只是這夢也難醒。」

「這些寶貝多虧有你保護，否則今天也不知流落到何方了。」

「可是冬宮已經炸毀了呀！」

「你看清楚吧！眼前這些寶貝都是複製品，你的四宮無一例外。原品已經被當局沒收歸庫，留下這些只為滿足你的虛榮心而已。」

法蘭德司猶自不信：「複製？我是考證專家，沒那麼好騙！」

衣紅說：「當局是用分子工程，連碳原子衰減當量都一個不差！」

法蘭德司這才恍然大悟，說：「你為什麼不早說？我這才真正的心服口服了！」

衣紅笑道：「別說瞎話！沒有一條上鉤的魚是心服口服的！別再錯過了！」

法蘭德司又惶惑了：「你是說……」

衣紅說：「我是說現在重新開始，曇花正等著你呢！快去吧！」

法蘭德司不能不佩服這位小姑娘：「只是...妳怎麼知道曇花的？」

衣紅說：「我什麼都不知道，至於曇花，每一個人心底，總有那麼一朵吧！」